

欧洲人眼中的蒙古帝国西征史
斯大林文学奖获奖巨著

〔前苏联〕瓦西里·扬 ○ 著
陈弘法 ○ 译

拔都汗

[下]

成吉思汗说：

我指定我的孙子拔都为蒙古大军的统帅，要他去征服世界，直到“最后的海洋”。

直到蒙古马蹄能够踏到之处。

到那时，瘟疫、饥饿和旱灾就会停止，普遍和平就会降临。



2017年1月
2017年2月

2017年3月
2017年4月
2017年5月
2017年6月
2017年7月
2017年8月
2017年9月
2017年10月
2017年11月
2017年12月

1385612

1312

898.2

拔都汗

[下]



成吉思汗说：

我指定我的孙子拔都为蒙古大军的统帅，要他去征服世界，直到“最后的海洋”，直到蒙古马蹄能够踏到之处。

到那时，瘟疫、饥饿和旱灾就会停止，普遍和平就会降临。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拔都汗 / (苏) 扬著；陈弘法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6 (2010.3 重印)

(汗血马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119 - 03721 - 9

I. 拔… II. ①扬… ②陈… III. 历史小说 - 苏联

IV. I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2981 号

策划顾问 肖晓明

拔都汗

作 者 [苏联] 瓦西里·扬 著 陈弘法 译

执行策划 胡 杨

责任编辑 李 静 杨春燕

装 帧 李彦生

责任印制 林 莉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www.flp.com.cn)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68320579 (总编室)

(010) 68329514/68327211 (推广发行部)

电子信箱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外文书店

开 本 16 开 (787 × 1092 毫米) 字 数 384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印 张 15

书 号 ISBN 978 - 7 - 119 - 03721 - 9

定 价 60.00 元 (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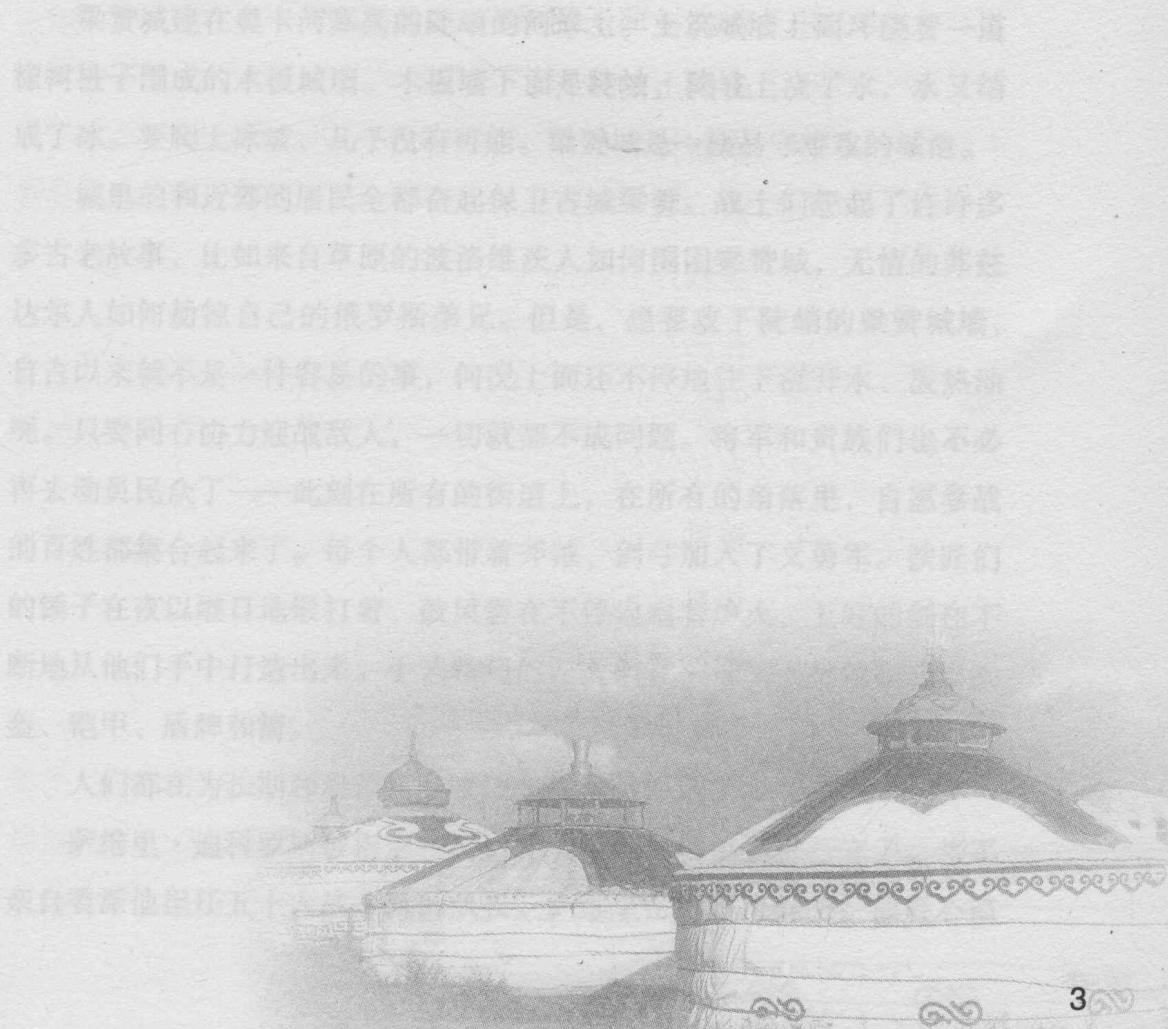
目 录

- 1 在梁赞城墙上 / 1
- 2 “鞑靼人来了！” / 4
- 3 围困梁赞 / 9
- 4 “听，狗叫了！” / 11
- 5 在城关 / 14
- 6 “我们连畜生都能原谅” / 20
- 7 惊恐之夜 / 23
- 8 “谁的神更灵？” / 26
- 9 梁赞的末日 / 30
- 10 与战死者告别 / 34
- 11 “有响动！” / 39
- 12 贪婪的公爵 / 43
- 13 鞑靼人逼近了 / 46
- 14 “快去保卫祖国！” / 52
- 15 “到莫斯科洼去！” / 57
- 16 拔都汗在莫斯科洼城下 / 64
- 17 阔列坚汗在科洛姆纳城下 / 73
- 18 围猎游戏 / 79
- 19 拔都汗发怒了 / 85



- 20 野蛮人威胁京城 / 89
- 21 在希腊语—俄语学校 / 92
- 22 弗拉基米尔城的苦难日子 / 94
- 23 火 海 / 99
- 24 梁赞之根 / 106
- 25 在林中空地上 / 112
- 26 “阿曼！……” / 119
- 27 “听我说！” / 123
- 28 追袭拔都 / 127
- 29 夜间之战 / 133
- 30 别林捷耶沃沼泽地 / 134
- 31 山冈上的残存者 / 139
- 32 罗斯托夫公爵瓦西里科 / 143
- 33 军 营 / 147
- 34 拔都汗在修道院 / 151
- 35 在居室门口 / 156
- 36 “快点儿！” / 159
- 37 在修道院的花园里 / 164
- 38 拔都汗的梦 / 170
- 39 拔都汗的进军路线 / 174
- 40 在密林之中 / 176
- 41 “请帮助我们吧，白妖怪！” / 179
- 42 在西奇沼泽地 / 181
- 43 西奇河上的狂风暴雪 / 184
- 44 令人可怕的消息 / 186

- 45 激战 / 189
46 决定命运的一天 / 194
47 激战之后 / 198
48 在伊格纳奇十字架附近的宿营地中 / 204
49 “扑灭反抗的烈火！” / 208
50 又见草原 / 211
51 叛徒的下场 / 215
52 “罗斯还会重建起来的！” / 218
53 在遥远的故乡 / 221
译后记 / 225



1 在梁赞城墙上

……在战争中，希望照耀着我们，
不能妥协！

(摘自一部古代悲剧)

梁赞城建在奥卡河高高的陡峭的河岸上。土筑城墙上面环绕着一道橡树桩子围成的木板城墙。木板墙下面是陡坡，陡坡上浇了水，水又结成了冰。要爬上冰坡，几乎没有可能。梁赞城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

城里的和近郊的居民全都奋起保卫古城梁赞。战士们想起了许许多多古老故事，比如来自草原的波洛维茨人如何围困梁赞城，无情的苏兹达尔人如何劫掠自己的俄罗斯弟兄。但是，想要攻下陡峭的梁赞城墙，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上面还不停地往下浇开水、泼热油呢。只要同心协力迎战敌人，一切就都不成问题。将军和贵族们也不必再去动员民众了——此刻在所有的街道上，在所有的角落里，自愿参战的百姓都集合起来了。每个人都带着斧钺、剑弓加入了义勇军。铁匠们的锤子在夜以继日地锻打着，鼓风囊在不停地扇着炉火，上好的剑在不断地从他们手中打造出来。手艺精巧的匠人们在一批又一批地制造出头盔、铠甲、盾牌和箭。

人们都在为长期和艰苦的围城做准备。

萨维里·迪科罗斯被指定在河边陡坡以上的城墙上进行守卫。将军亲自委派他担任五十人战斗队的队长。萨维里忙得不可开交。他操心箭



汗血马

的储备量足不足，每个人身旁摆的石头够不够。他设法搞来一批沉甸甸的铖和锤。他和大家一起挖好了地洞，以备在天气恶劣的时候躲避风雪。

离城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诺甫哥罗德人瑞维拉·尤里亚吉奇开的铺面，里面堆放着布匹、盐、粮食和其他商品。萨维里走到这个商人那儿，严肃地对他说：

“瑞维拉·尤里亚吉奇，你暖和和地躺在炕上，难道就想不起来到我们的城墙上看一看吗？我们白天黑夜、风里雪里守卫在城墙上，连口热乎乎的稀饭也喝不上。你就不想帮帮我们吗？”

这个穿着狐狸皮大衣、身材又高又胖的商人蜷缩在大衣里，咕哝地说：

“我不是当地人，我是诺甫哥罗德人。前两天我推焦油桶，肚皮给刮破了，直到现在还疼得慌。我打算派店里的伙计去守城墙。我呢，还得照料店铺。为了支援打仗，我已经赠送给尤里·英格瓦列维奇大公十船粮食。现在，我正为你们提供饭食。从今天起，我让厨师每天给你的好汉们熬一锅稀粥，焖一锅米饭。这么做，或许永恒的基督会饶恕我的罪恶吧。”

萨维里裹着皮袄，在城墙上过夜。他心里惴惴不安，睡不着觉。他常常站起身来，谛听着，向迷雾笼罩的远方眺望着——会不会看到鞑靼人的篝火亮光？

早晨，两个波洛维茨人骑着矮小的花斑马来到城墙下。他们头戴带帽檐的花僧帽，身穿缝着红条带的衣服。其中一个高喊道：

“萨维里，你连我也认不出了来吗？”

“库德里亚什？！你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了？”

“我跟这位波洛维茨兄弟要到荒原走一趟。将军派我们去寻找费奥多公爵的尸体。我们要到沃龙涅什河畔。现在那儿没有鞑靼人，只有风在呼啸，狼在出没。我们找到了尸体以后，将沿着弯弯曲曲、无人行走

的道路把他运到扎莱斯克。然后，我们把他和公爵夫人叶甫普拉克西亚以及他们的小儿子一同合葬。”

萨维里摘下尖顶帽，划着十字：

“上帝啊，愿他们纯洁的灵魂安息吧！库德里亚什，你别白跑了。现在鞑靼人一边在路上走着，一边搜寻东西。我听说，拔都皇帝是带着大车、麻袋来的，也是带着火和剑来的。鞑靼人要是把你逮住，就会把你的皮扒掉。”

“全是一派胡言！拔都不要吹牛了！”库德里亚什答道，“他也会有倒霉的一天。他有两只手，我妈生我的时候也不是只生下一只手。如果我回不来，我就集结一帮好汉，跟在鞑靼人和蒙古人的后面，咬住他们的脚后跟，让他们不得安宁，直到把他们打入地下或者他们自己倒下为止。走吧，萨维里，跟我一起走吧！”

萨维里沉思着，咳嗽了一声：

“不行，库德里亚什，我是将军亲自委派到城墙上的，我自己也不愿意离开这里。你骑在马上，我手握斧头。我们俩都在做同一件事。”

“那就这样吧！再见，萨维里！”库德里亚什走出去几步，忽然又返了回来，“我忘了告诉你一件最重要的事：我见到了你的托罗普卡。他活着，骑着鞑靼人的马从鞑靼人手里逃了出来。他骑的那匹马太棒了！一跑起来，大地震动，耳鼻生烟。”

萨维里急忙跑到城墙下面，高兴地抱住库德里亚什：

“你说实话：你没有胡诌吧？你不是在安慰我吧？”

“耶，耶，我没有胡诌！托罗普卡作为普龙斯克公爵的信使，曾经来过这里。他带来了文书，又返回去了。我在半路上匆匆见了他一面。他对我说：‘如果见到我父亲萨维里·米吉季奇，请代我向他鞠躬致意。’他说：‘我不会玷污自己的声誉，也不会向鞑靼人屈服。我已经尝到过被鞑靼人俘虏的滋味，绝不会第二次再上他们的当了……’好了，再见了，萨维里！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再次见面！这算是什



汗血马

么岁月啊！”

里哈尔·库德里亚什扬起鞭子，同自己的波洛维茨兄弟一道驰去了。萨维里返回到城墙上。此刻，当他得知儿子还活着的消息之后，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明亮了，雪地更耀眼了，蓝色的远方更宽广了……

他坐在城墙的台阶上，用双手捂住脸。他仿佛看到托罗普卡那双灰色的眼睛正望着他，那张长着雀斑的瘦削的脸正发出微笑。

“现在托罗普卡已经成了一条响当当的汉子，”萨维里想，“他骑着骏马，就像勇敢的叶戈尔^①一样……”

2 “鞑靼人来了！”

梁赞城墙上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秩序。

城内的每个街坊都派出一名义勇军队员，到城墙上，选定一段地方，负责守卫。“手艺人”——木匠、石匠、马具匠、铁匠以及会干其他手艺的匠人都固定在相应的地段。商人和他们的伙计们单独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些混杂在一起的人们。守城领导事务由贵族瓦吉姆·科法负责。瓦吉姆·科法以其直率热心和战功显赫而在市民大会上被全城居民选举为守城领导人。尤里·英格瓦列维奇在出兵荒原前夕，把守城事务全权托付给了他。

贵族瓦吉姆·科法·丹尼雷奇本人白发银须，又骑着一匹白鬃老马，

^① 叶戈尔：十二世纪时古罗斯诺甫哥罗德的公爵，曾远征当时被波洛维茨人占领的顿河流域，是勇士的象征。事迹见俄罗斯史诗《叶戈尔远征记》。——译注

很是般配。他夜以继日地出现在城里的各个地方，走遍了城墙上的各个地段，检查着守卫者是不是都在岗位上，抛掷的石块是不是够用，剑锋是不是锐利，箭袋里的箭是不是充足，水是不是从河里拉来了？

“要多往城墙外面浇水，”科法将军吩咐道，“要让城墙外壁都结上冰，敌人爬不上来。手头要备好开水，桶里要贮满水，灶里要添好柴。每个人都要坚守岗位，明确职责，不能擅离职守。不要只盯着眼前，要四处观望。敌人很狡猾，常常夜间出动，白天隐蔽。你们千万不要疏忽大意啊！”

“他们怎么能爬上来呢，”战士们说，“刚爬上来，立刻就滑下去了！”

科法将军随时都能在城墙上见到萨维里。迪科罗斯总在忙乎着：一会儿拉木头，一会儿运水，一会儿抱柴火。有一次，贵族愁眉不展地来到城墙上，停在萨维里身旁，手搭凉棚，久久地向远处冰雪覆盖的梁赞田野眺望着，而后叹了一口气，说道：

“为什么我和你偏偏生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代呢！我们不得不经受更多的苦难，说不定还得不得不以血洗面呢。”

“贵族大人，你叹息什么呢？你是我们的将军，你要是愁苦叹息，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该怎么办呢？太阳还在梁赞上空照耀着呢，我们还在呼吸着寒冷而自由的空气呢，我们的双手还在操劳着呢，我们还在为保卫祖国大地而战呢！”

“可是整个梁赞大军在哪儿呢？我的三个儿子，我们的国君——勇敢的尤里·英格瓦列维奇大公在哪儿呢？梁赞所有的勇士、好汉、英雄们在哪儿呢？”

萨维里也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也许，鞑靼人不会来进攻了？”

“不！”将军说，“鞑靼军队会来的，他们肯定会进犯俄罗斯土地的。在没有吸饱我们的血之前，他们是不会离开的。”



“他们非得撑死不可！”

萨维里在城墙上站了一夜岗。黎明时分，他竭力赶走睡意，依然警惕地注视着远方的雪原。太阳从布满东方天际的紫红色的云层中升起。从高高的城墙上可以望到远在十几俄里以外的地方。草原上空寂无人，只有几株孤零零的橡树在这里那里显现出来。

突然，有什么东西引起了萨维里的注意。他擦了擦眼睛，向迷雾弥漫的远方望去。雪原上出现了一些黑点。他们像白色小丘上的蚂蚁一样，匆匆忙忙向这边移动过来。他们已经分成几股，向各个方向散开。很快便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些飞奔而来的骑兵。

“鞑靼人！除了他们，还能是什么人！”萨维里明白过来，跑下城墙，奋力沿着空空荡荡的街道向将军的住宅跑去。半路上他遇到了骑着白马迎面而来的将军。

“他们！鞑靼人！”萨维里喘着粗气高喊道，“他们！……像巨浪一样涌来了！”

“快到大教堂去！”将军命令道，“叫起敲钟人，敲响大钟！”

萨维里向坐落在广场上的大教堂跑去。教堂的大门敞开着。教堂里面金装银饰的圣像前油灯平静地燃烧着。穿着长内衣、留着小辫子的教堂老工友正在打扫石板地面。

“敲钟人在哪里？赶快敲响大钟！”

“两个敲钟人都守城去了，大司祭说，没有得到他的准许，不许敲钟。”

“你知道吗，鞑靼人来了！你还说什么大司祭准许不准许呢！赶快找到敲钟人！”说着，萨维里便抓住老工友，拖着他向前走去。

“你要干什么，你这个亵渎神灵的家伙，要打架吗？你为什么要推搡一个神职人员？”

“敲钟人在哪里？快去找到他！要不然我自己敲钟了！”

“那就是老敲钟人！”老工友极力想从萨维里抓着他的手中挣脱出

来，“他现在休息了，眼睛瞎了。”

在存放蜡烛的箱子旁坐着一个老人，他大睁着的双眼遮着白翳。他听到谈话声之后，站起来，伸出双手，摸索着向萨维里走来。

“你能敲钟吗？”

“怎么不能？我敲了四十年钟，熟悉每一根钟绳，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

三个人急急忙忙向钟楼赶去。钟楼天花板上垂下几根不同粗细的钟绳。瞎敲钟人摸了摸绳子，挽住其中最粗的一根，问道：

“要敲大钟吗？大司祭没说话吗？”

“你的大司祭因为钟楼旁边没有敲钟人，已经受到将军的申斥了！你赶快使劲敲！敲起大钟，发出警报！”

“就像着了大火那样？”

“就像着了最大的火那样！”

瞎敲钟人于是双手抓住钟绳，用习惯动作，拼尽全力，有节奏地扯动起来。频繁而罕见的大钟撞击声跟着便从上面的钟楼里响起，预示着无名灾难和痛苦的来临。

沉睡的城市惊醒了。等待中的然而到最后一刻也不愿相信会来临的灾难，现在终于来临了：钟声在召唤所有的人都到城墙上去，保卫自己的家园。

院子门噼啪作响，守夜狗汪汪叫着。人们都跑到街上，停下来听了听动静，便立刻向城墙跑去。全城各个角落的教堂都相继响起了大钟。

近郊乡村的教堂听到梁赞的钟声后，也群起响应。遍地响起的钟声召唤着人们拿起剑斧，迎战凶恶的不速之客。

萨维里跑步返回城墙。他手拄铁柄，紧盯着黑压压的骑兵部队肩抗长矛向城下冲来。他看到，河对岸的农家院子里跑出一些人，一边挥动着双臂，一边指点着变黑的草原。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朝梁赞城门跑过来，另一部分人或者坐上雪橇，或者步行，背上包袱，赶着畜群，沿河而上，



汗血马

朝大雪覆盖的森林逃去。

鞑靼人移动得很快。越接近城边，他们的骑速越快。终于，骑着浅棕色马匹的先头部队挟着疯狂而野性的呼叫和响亮的呼哨，冲到城下，停下马来，腾起一片热气。他们呆呆地望着挂满冰凌的土城墙，望着土城墙上的橡树板墙和板墙上留下的箭孔洞——从箭孔中可以看到守城人的脑袋。

鞑靼人又动起来了。从先头部队中分出一支百户骑兵。这支百户骑兵三人一行，慢慢地绕城走着。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蒙古人举着标志——顶端悬挂着棕色马尾的长矛。走在他后面的一个蒙人身披金甲，头戴银盔，银盔上插着白翎。跟在后面的蒙古人个个身穿甲胄，右手握着短矛，左手举着圆形盾牌。

从先头部队中又分出第二支百户骑兵。这支骑兵奔向附近一个还在从钟楼里传出钟声的村庄。不久，这个村里的钟声停止了，一股浓黑的烟火从房子上空冲天而起。

第三支百户留在奥卡河对岸，监视着梁赞城墙上的一举一动。还有数十名骑兵从这支百户中分出来，下到河里的冰面上，不慌不忙地向橡树板做成的城门爬过来。

梁赞人忘记了害怕，有的爬上木板墙，有的钻出箭孔，好奇地望着这些见所未见的鞑靼人。鞑靼人穿着长及脚跟的皮袄。有些人胸前还罩着一排铁的或铜的护心。他们的后背上不见有护心^①。马鞍上系着装弓箭的弓箭袋。他们的脸黑得如同松树皮。

从鞑靼骑兵中跑出一个长胡子老人，来到城门口，一边用马鞭敲着城门，一边用俄罗斯语对城墙上的人们喊道：

“梁赞人，你们好啊！各民族的征服者——伟大的拔都汗皇帝来到你们这里。请你们派出使者，敬献面包和盐，叩头作揖，恭恭敬敬、老

^① 蒙古人认为，护心应当挂在胸前，只有胆小的逃兵才在背部挂护心。——原注

老老实实地向拔都汗投降吧……”

“让他等着去吧！”城墙上的人们回答道，“你们还是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回去的时候把你们的拔都皇帝带上！……你又是从哪儿来的，你这个恶棍，可耻的叛徒？你是梁赞人吗？”

“请你们打开城门，迎接尊贵的客人吧，”长胡子老人继续喊道，“如果你们投降，农民就什么灾难也没有。如果你们不听话，鞑靼人就会把你们斩尽杀绝，把全城烧成灰烬，把你们的房子扒得一干二净！”

“你出卖自己的故土，你的皇帝会给你什么奖赏？卑鄙的犹大，可恶的叛徒！”

石块从城墙上飞来，长箭从城墙上射来。鞑靼士兵急忙躲开。转眼间，骑兵们便撤回去了。

3 围困梁赞

哈吉·拉希姆写道：

啊，这是怎样的年代啊，周围见到了多少残酷和痛苦啊！与拼命一搏的梁赞军队在荒原上交战之后，拔都汗毫无等待和休整之意。他派出信使去见贵尤汗，命令贵尤汗先行向梁赞进发，并攻占梁赞。贵尤汗早已心存想法——抢在只罕盖尔之前，抢劫这座巨大而富裕的城市，给自己的军队一个惊喜。但是，当令他痛恨的拔都汗发出的命令到达之后，他倒在信使面前端起架子。他回答说：“我的部队打过胜仗之后，极度疲劳了，我想让部队休整一番。休整之后再进军吧。反正梁赞不会从我



手心中跑掉……”

在与斡罗思人打过仗之后，贵尤汗的万户大军确实疲惫不堪，而且巫医们也不会给伤员们包扎伤口，这也是造成贵尤汗如此回答拔都汗的原因之一。

拔都汗于是与速不台一把阿秃儿商量该怎么办。暴风雪过后，天气放晴了，太阳照耀着银色的大地。被暴风雪吹得不知去向的信使们，开始重新送来了信息。不伦台报告说，他正进军普龙斯克，但是狭窄的小道和茂密的森林阻挡了他的前进道路。“在这样的路上，我们的车辆很难通过，掷石器也拉不过去。”

速不台一把阿秃儿以拔都汗的名义回答不伦台：“你虽勇敢，但不机智！你应该让斡罗思俘虏给你砍开一条宽阔的能同时并排过三辆大车的林中道路。拿下普龙斯克之后，迅速赶到梁赞。鞑靼大军都要在梁赞周围集结。谁不执行命令或者迟到，谁就只有一死。”

拔都汗和速不台一把阿秃儿来不及等待不伦台传回答复，便快速向北方进发。伤员们随在大军后面，坐大车或骑骆驼行进。

拔都汗宣布：“我要亲自拿下梁赞！”

两天之后，拔都汗率领“无敌卫队”千人卫队抵达梁赞城下。只罕盖尔指派投诚了的梁赞的老公爵格列勃充当翻译，带了十多名骑兵，到达紧闭的城门口。公爵向城墙上的人们喊话，让他们交出城市。回答他的是城墙上抛下的石块。他只好诅咒着，用手帕擦着被石块划伤的脸，无功而返。

为了吓唬梁赞人，拔都汗下令焚烧郊区农村。他还带上格列勃公爵亲自绕梁赞一周进行了巡视，并详细询问了格列勃公爵：最好从何处开始攻城，从何处轰击，从何处挖掘？攻进梁